

# 小城记忆

◇ 张小卫

走在大街上,感觉绛县城也越来越大,儿时的往事不时的涌上来,掉在脑海里,明明灭灭的,便有了一些记忆,现在写将出来,聊以慰藉,也算做是对童年的怀念罢。

## 浮玉方便面

上世纪九十年代时,学校没那么多测试,只有期中、期末,所以一逢考试,大家都紧张而又重视。记得一位老师,一到考试前总爱对我们说:“快要考试了,同学们好好复习,回家让爸爸妈妈给你们买点方便面,改善改善生活!”

方便面。在那时,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。而同学们最喜欢吃的,是一种叫浮玉的牌子,五毛钱一包,袋子上印了一个油炸过的螃蟹。而那面也是焦黄焦黄,油炸过的。比别得方便面要香许多。我们一般是有了钱,便冲到了小卖部,然后大声叫道:“老板,给我拿包方便面,上面有螃蟹的!”出来后,便有一群同学在后面追着,“给我掰一块儿,你上次都吃我的了!”

没钱时,就5分钱,买一包调料,一面倒手心里,一面拿舌头舔来吃。

后来浮玉的牌子不晓得为何从市场上绝了迹,再后来有了一块五一包的康师傅,两包调料,当时感觉汤特好喝!一块五啊!居然就一块五啊!那时如今卖到五块钱的饽饽面才五毛一碗!

前几日,与同龄人说起了浮玉方便面,朋友想起后大叹流口水,我也同流一把后,忽然想,如果现在吃到那面,滋味只怕也如同朱元璋皇帝那翡翠白玉汤了。

## 小人吃蘑菇、魂斗罗

上世纪九十年代,绛县城最繁华的地方是振兴百货楼,也就是现在的电信公司

门口。只所以繁华,是那里有卖的放大镜,万花筒。那楼外面,摆了几个黑白电视与游戏机。我们便不时偷跑了去,坐到那小板凳上,玩电子游戏。那时我就会两个,大部分人也就会这两个:一个小人吃蘑菇、一个魂斗罗,就像现在的小孩子们常玩的游戏穿越火线的地位。

五分钱一关,两关一毛。要么论时间,五毛钱半小时。一个人坐那里,后面也是个水泄不通,随着“噔噔,噔噔噔”的音乐声,拿着手柄的手,也随着画面中的小人的蹦跳紧张的一迎一扬,后面一大群小伙伴儿,七嘴八舌道:“跳,快跳”,“蹦!按大蹦!”,“发子弹,发子弹”,还有老板娘不时插话道:“慢点摁,慢点摁,你把我那手柄摁坏了!”

还记得魂斗罗的超级秘籍么?“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bab”。

## 滚铁环、溜溜弹儿、还有飞刀

小时候,放了学的大街上,到处响着“铃铃”声音。小朋友们一手铁棍儿,推着一个大铁环儿,从你身旁呼啸而过。

而溜溜弹儿,有两种玩法,一种是拿自己的,弹出去瞄你的那个,瞄住了,你的就是我的了;另一种是地下挖个洞,然后老远弹出去,把自己的球滚进去。如果考证一下,这肯定是迷你版的高尔夫。

还有就是分田地,在地下用小刀子划一块四方地,中间一分为二,然后嘴中大叫着:“一刀、二刀、三刀”,然后“开刀!”,第四刀时,便可以在对方地盘上划出来一块儿。如果四刀中有一刀没扎下去,则轮对方在你的这一半儿开刀。

当时大伙一般是拿那种几分钱一把的铁片小刀,薄薄的,不大好往下扎。班内有一高手,家中条件比较好,用了把小号的水果刀,刀把上拴了一块耀眼的红布,我现在疑

心他撕了红领巾,每天别在腰里,一下课,便雄纠纠气昂昂的大声道:谁敢与我分田地!?

后来这两样游戏失了传,感觉有一很大的客观理由:到处都是水泥地、柏油路和花地砖了,在那上面挖洞扎飞刀,一来技术难度太大;二来,就算你挖了,城管也不乐意。

## 钻地道

绛县城下面,曾经有着四通八达的战备地道,样子与电影《地道战》中河北枣庄的地道基本类似,并与中学课本里《第比利斯的那个地下印刷所》也有几分相像。

那地道是在“广积粮,深挖洞,不称霸”年代修的,准备苏修打过来了,我们先钻下去,然后再消灭他们。到了90年代,苏联先咯嘣了,那玩意儿也就没人重视了。

当时县城各个单位都有正式的人口,在武装部,现在被拆做街道的一间房子下面,有一个带台阶的、水泥的洞口。县直中学现在的教学楼,原址是个小院子,有次大雨后,也露出了一个洞口,几天后,便让校方给封了,估计不堵住的话,不少学生就要钻地道跑了。

但我们常去的,是如今教育局旁边那条布满了仿古建筑的紫金山路,那里曾经是一个大沟,一旁是老绛县人称之为桥头的城墙,下面是个大城门,西侧的半坡上有三个洞口,我们的胆量是一洞口进,二洞口出,在三洞口进,三洞口出。如果走了岔道,不晓得会从哪里出来。那时到了周末,便一群小朋友,拿了手电、方便面之类的,很有探险的味道,记忆中第一次随别人下去,一位同学拿了根蜡烛,我问他,有手电还拿此物何用?此君一本正经的道:“这你就不懂了,点着蜡烛,如果下面没空气了,蜡烛就先灭了,我们就能马上撤出来”,一席话,让我当时对这位拿火的佩服得不得了。

到了现在,县城到处扩建,各个单位大多翻修了办公楼,那些地道,早已没了踪影。就算有,现在的大人们,也不敢让自己宝贝一样的小孩子下去了。

## 全民乒乓

这小标题有点儿大,应该叫全校乒乓球才对。那时女排五连冠,被写进了教科书,我们很想学习女排一把,只可惜了小县城没场地,只好作罢。

乒乓球台子则好找一点,当时我们县直中学就有两个水泥台子,一下课后,便是一大伙子人,围个水泄不通,一局5个球,先考一个,台子上的那位坐庄,接住了,才有资格数那5个。

水泥的台子流水的人,大伙围着台子团团转。上去的人拿着拍子,而且大多是没胶皮的光板儿,紧张的左挡右晃,下面的同学伸长了脖子,翘首待着上去把上面的那位弄下来,只可惜人太多,为了争一个顺序,大家恨不得拿别人的头当球儿的拍。

争不到球台的同学,在一旁楼下的水泥地上,拿粉笔划一个个大大长方形,中间摆一溜儿砖头做网,实际上球台上也没网,也放砖头。所以,那时“跳网球”特多。水泥地上,玩起来感觉特好,居高临下,扣球特爽,我一直怀疑自己现在会拉弧圈,和那时在水泥地面上经常练手有莫大关系。

到了星期天,小伙伴们的一大活动,就是满县城的找球台,有台子的单位当时屈指就能数——武警县中队有一个、运管站有一个、进修校有一个。占住台子的,轮流回家吃饭;要么拿着干粮,长期抗战;没占了台子的,则找个有水泥院子的同学家里,划粉笔摆砖头继续……

散文苑圃

# 王竹梅老师,您在哪里

◇ 吴海师

我生长在一个偏僻穷困的乡村,那儿只有沟壑纵横的黄土坡,只有又圆又红的小酸枣,只有风中牧羊鞭的啪啪声。孩提时,我们最有趣的事便是摘酸枣或者在冬天里袖着冻得僵红的手,憨憨地在黄土坡上看着一群同我们一样瘦弱的羊只。

突然有一天,学校里响起了一只破铁钟的敲击声。我们村终于盼来了一位教师,她,二十来岁,中等身材,稍有些发胖,眼睛炯炯有神。我们小心地围着她,我们很乖很认真地跟着他。经她介绍,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——王竹梅。

记得王老师第一次上课时,学生们不知厉害,叽叽喳喳的声音总也不断。她两眼左右扫视,执着教鞭的手轻轻地敲着讲桌。不知怎么地,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,只有我抽鼻涕的声音吸溜吸溜的响着。有人偷偷在笑,而王老师严厉的目光也扫到我身上,足足停留了一分钟。我浑身不自在,使劲用两只袖管擦鼻涕。这时王老师宣布重新编座位,我在班里年龄最大,学习最差,衣服最脏最破,谁也不愿意与我同坐一排,但王老师却把我编在一排的一号座位。学生们交头

接耳,我惶惑不安地抱着书包坐了过去,并不明白老师的意思。

从那次起王老师每次抽背、课中抽答常常点到我。因为这种压力,我走路吃饭,甚至解手睡觉都在默诵课文,唯恐第二天的课堂上答不出来。慢慢地,我的成绩上去了,同学们不再嫌弃我。虽然老师从没夸奖我一句,但我知道老师很满意,就更加用心读书,不敢有丝毫疏忽。

听大人说,竹梅老师是一个寡妇,结婚不到三年,男人病故,丢下她和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,孤儿寡母,怪可怜的。因为她教学好,不管是村干部还是学生家长,对她都很尊敬。初冬,老支书早早为她盘好炉子;冰天雪地,学生家长怕她担水行走不便,早早把她的水缸担满。娃娃们也很喜欢她,这个给她捎来几把葱,那个暗地里给她一篮子红薯……她靠着对一方热土的眷恋,凭着对学生真诚的负责,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优秀的教学成绩。

有时晚上要上自习,或许因娃娃小,一到晚上,谁也不肯要。竹梅老师为了给我们辅导功课,只好把哇哇哭叫的孩

子锁进办公室里。她耐心地为我们批改着作业,耐心地为我们的辅导着功课。在她心里,好像只有学生。等她回到办公室,小宝宝早已趴在冰凉的地上睡着了……

一个细雨绵绵的深夜,我因发高烧导致右腿不能行走。我心想,再也不能上学了。谁知第二天黄昏,王老师冒雨摸上门来,她抚摸着我的头,一边安慰我,一边从包里拿出二十元钱对我母亲说:“阿姨,快到县医院治病吧,可别把孩子耽误了……”母亲接过钱,泪如泉涌……

当秋风刮落了枣树上的枯叶,只留下玛瑙般红艳的酸枣时,我从医院康复而归。当我捧着鲜艳的酸枣去给我们的老师送时,才知道她在暑假前已离开了学校。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,手中的酸枣一下子撒了一地……

后来,我也参加了教育工作。自步入教坛那一天起,我就一直四下打探,但直至今日也没有结果,只记得四月八日是她的生日。

夜色茫茫,春风习习,每当在王老师生日之际,我就默默地祈祷,轻轻呼唤:“王老师,您在哪里……”

# 迷失

◇ 李衍光

晚霞映红了山坡,牧羊人赶着羊群回家了。在草地上只顾着吃草的小羊走丢了,慌张张地,咩咩地叫着,时尔抬头望望,时尔转身瞅瞅,紧张地找寻自己的家人。

LED灯光点亮了商场,柜台前,顾客只顾看货谈价,在服务员提醒顾客将要关门的时候,人们瞬间,惊慌失措地、前簇后拥地找出口,过道的催促声、烦躁声、骂骂声……弥漫着整个空间。

繁星缀满了天幕,大都市的街道上,客居旅店的人拎着大包小包准备回店,低头只顾寻路的一个同伴走散了,断断续续地大声喊着,在岔道口前顾后盼,时尔看看站牌,时尔问问行人,急切地找寻同伴一起回店。

迷蒙笼罩着心空,赶路的人们只顾低头走着,当不知去向何方的刹那,立刻心慌了,烦躁着、叹息着……不知所措地大叫着,一切忘了自己,丢了灵魂,嘈杂声溢满脑海,无处去追寻,去思索。人迷失了方向,路在何方?

诗笺